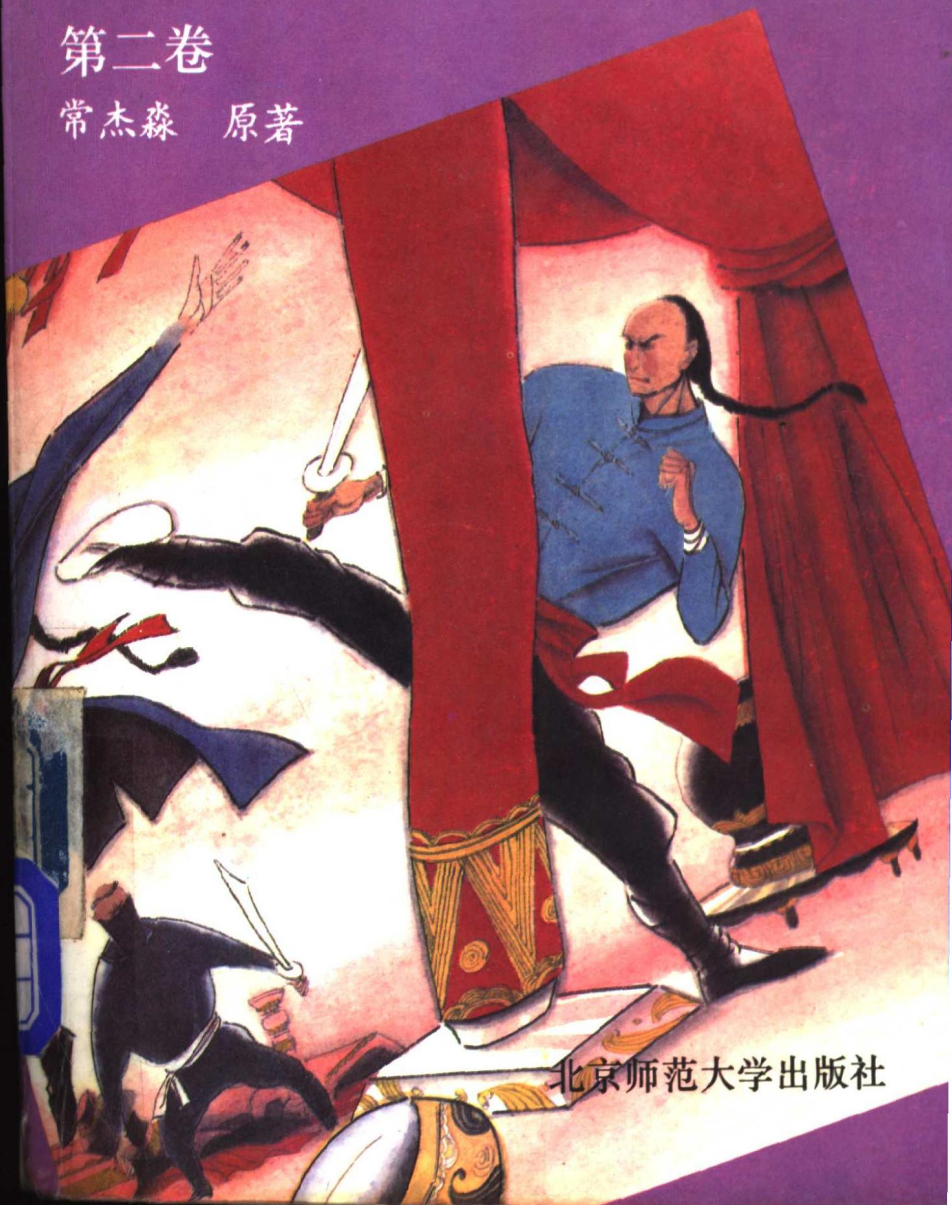


雍正剑侠图

三卷本

第二卷

常杰森 原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代表作精选书系

雍正剑侠图

(第二卷)

常杰森 原著

李鑫荃 演述

何黎 校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下请帖邀请众豪侠 甘家堡幸会甘凤池…………… (1)

第二十六回

甘家堡真假童林会 小侠客得遇王十古…………… (29)

第二十七回

展家林拜访展大旺 麒麟山用计捉墨鱼…………… (55)

第二十八回

青草坡英雄打猛虎 懒龙沟于恒遇至亲…………… (83)

第二十九回

乱中乱双猛搅重阳 强中强群侠看和尚…………… (112)

第三十回

铁善寺暗伏十绝计 战月台双猛鏖四寨…………… (146)

第三十一回

洪玉耳智烧老阎成 西方侠掌打济源僧…………… (173)

第三十二回

铁善寺群侠战济慈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201)

第三十三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226)

第三十四回

老剑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252)

第三十五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277)

第三十六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301)

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 (323)

第三十八回

誓同心夜探玲珑岛 逢绝地幸喜遇恩师…………… (344)

第三十九回

四剑客会破玲珑岛 西方侠潜江擒二小…………… (364)

第四十回

蜜蜂岭传艺赠宝剑 桑家林大战司徒朗…………… (382)

第四十一回

康熙帝赦免童海川 铁木金落脚北京城…………… (395)

第四十二回

铁木金劫道遇官人 为生存长街卖牛肉…………… (412)

第四十三回

老剑客留笈救清官 童海川夜捉害民贼…………… (434)

第四十四回

慈父心三次饶林宝 豺狼子毒镖打恩师…………… (459)

第四十五回

寻凶手千里入京师 收弟子征服铁罗汉…………… (473)

第四十六回

清真寺海川会筛海 僧道俗三次比神功…………… (484)

第四十七回

北口外丢镖结义气 护国寺收徒惹是非…………… (511)

第四十八回

教师府掌打焦秋华 遇强敌抛钺亮宝剑…………… (536)

第四十九回

闹镖局行刺童海川 谒师祖巧遇野飞龙…………… (564)

第二十五回

下请帖邀请众豪侠 甘家堡幸会甘凤池

上回书说到，杨法本下书信邀请众豪侠是由于当年太湖要鏢银，杀了韩大寿他们；孟恩逃回铁善寺，见济慈、济源哭诉一番，又说了海川他们老哥儿俩许多坏话。济慈很是不满，他们派人到杭州去探问，才知道童海川两次杭州打擂，掌震法禅于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兴一家武术。现在又听孟恩说他们要灭铁善寺的山门。正在这时，紫面龙君罗烈他们跑回来了，见着两位当家的也哭诉一番：“我的山完了，叫侯振远、童林一把火给烧了，他们说要兴一家武术，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按理说两个老和尚应当亲自出寺仔细调查一番。但是，两个和尚没有这样做，而是偏信蜚言，怒骂二侠，发誓要将侯振远、童海川致于死地。余怒未消，两个和尚商量出一条绝户计，欲借九月九重阳会之际，邀请天下英雄到铁善寺赴会，届时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全来。同时，也邀请侯振远、童林来赴九月九重阳会，寻机致死侯振远和童海川，因为这是争夺门户之仇哇。

两个老和尚在庙里准备就绪，让小徒弟法本去送信。就是这个当说客的和尚，他俗家姓杨，有个外号叫狠毒虫。别看他是个小徒弟，在铁善寺里他跟两个和尚可说得上话，还

净给两位方丈出坏主意。这样，狠毒虫杨法本等师父把信写好了之后，就按着官道奔杭州，想迎上侯振远跟童林，把这封请帖交给他们哥儿俩，请二位赴会铁善寺。没想到今天一清早来到金银乱石岛，这里人山人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法本可就过去了，跟老百姓一打听才知道，三侠斩了九寨主，六个师兄全叫侯振远、童林给杀了。这里头还有个西方侠于成，把沅江三鼠三位师兄也给杀了。整个儿金银乱石岛彻底覆没。真是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气得法本咬牙切齿。

杨法本在江边候等，一会儿的工夫，山里的船出来了，三侠带着所有的人一下船，他们进了龙潭镇的兴隆店。过了一会儿，杨法本他来到兴隆店。经店小二通报，跟侯振远、童林见面，说出自己是铁善寺的。海川一听就明白了，他把侯老侠的话给拦住了，问道：“大师傅，你怎么称呼？”“噢，弥陀佛！童侠客，您要问我，我出家的名字叫法本，人称狠毒虫。”“杨师傅，你到这儿来找我们弟兄有事吗？”“弥陀佛！童侠客此番面见阁下有点儿小事。因为敝山在九月九设摆重阳大会，邀请天下英雄、武术家莅临铁善寺，每十年一次，今年就逢此盛会。钟山寨的师兄金头狮子孟恩回到铁善寺，我家方丈一问，才知道童侠客由侯老侠帮助打算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扬名天下，立您的武术门户。我们还听说童侠客不但把钟山狮子寨给剿灭了，同时也把清云寨给火焚了，您还扬言要灭铁善寺的山门。不知道铁善寺什么地方把您给得罪了，更不明白圣手昆仑镇东侯老侠八十多岁的武林前辈，一定要帮着您大兴门户，助纣为虐。为这个给您带来了一封信，想请您于九月九去一趟，和我家方丈见个面。总而言之，江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此僧中不二法门，就问

到底为什么。没想到我今天早晨到这儿才知道，不但钟山狮子寨、青云寨里铁善寺的门人弟子被杀的被杀、被赶的被赶，你们还把金银乱石岛我九个师兄全给杀了。看来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是不假了，我一定把这事情回复我家方丈。你们要是去，告诉我一声儿，好禀报我的师父以便扫榻恭候竭诚相迎。”说完了之后，打开小包袱，拿出一封信来，往上一递。海川一伸手把信接过来，一瞧，信写得很婉转：“久慕侯侠客、童侠客大名，如瞻泰山北斗。今敝山拟设摆重阳会于九月九日，恭请天下英雄赴会，因此拟请二位莅临铁善寺。皆因弟子孟恩、罗烈等回山言道童侠客兴一家武术，要与我铁善寺为仇做对，不知所因何故？至时奉请阁下光临，我们见面畅谈。铁善方丈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源和南。”这“和南”就是打问讯，俗语就是请安问好的意思。海川看完了一想，我别给两位老哥哥瞧，也别给王爷瞧了，就对杨法本说：“杨师傅，二位方丈的意见邀我童林跟我兄长侯振远九月九必到铁善寺，不就是这么点儿事吗？”说着，把信瓤儿照样儿给装起来，把这封信又交给法本了。“杨师傅，原书不敢领受，当面退回，上诉于你家方丈，九月九日，侯童必到。”“好！君子一言，如白染皂，童侠客快人快语，贫僧钦佩。那么贫僧告辞，”说完以后把原书揣在大衫以内，行完礼，走了。

屋里头从王爷往下一个说话的也没有。老侠侯振远完全明白童林的心，因为哥儿俩在一块处的时间长了。海川想，我童林奉命捕盗拿贼请国宝，狐儿山铁善寺跟八卦山相隔不过几十里地，他说我童林要灭他铁善寺的山门，我不便于跟他分辩，有什么话我得上铁善寺去，仰仗我童海川的生平所学和众豪侠的相助，必能战胜铁善寺，这叫做敲山镇虎，让你

李昆李太极瞧瞧，如果你不献国宝，不献二小，你也知道我姓童的不是好惹的。如果我童海川到了铁善寺叫人家给打趴下，我宁死铁善寺，不死八卦山。海川是铁了心了。老侠侯振远心里头可有点儿难受，思忖着，我八十多了在绿林道端起这碗饭来已经吃了多年，这刀尖上的饭不好吃啊。我们弟兄已经成名了，抱着胳膊根儿在巢父林一忍，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覆车之事，闭门思过，这多好哇。死也要死在我自己家里的炕头上。但是海川来了，二弟侯杰他们爷儿几个到了北京，人家童海川照顾得多周到哇。现在海川陪着王爷一块儿来了，我侯振远两手一合说：拿二寇我管不着。那我侯振远是什么人了？这样我才答应。在未曾答应以前我可想到了，这是一场浑水呀，我跟童林出我这家门儿容易，将来还能不能带着这口气儿回我的家，可就两说着啦，怎么样？现在事情越闹越大了，不但得罪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的八位庄主，而且还得罪了八位庄主的不少朋友。就这一件事就够我侯振远喝半壶的。这还不说，现在跟铁善寺又搭上钩儿了。九月九重阳会请我们哥儿俩去，童林说了“去”，我侯振远要说不敢去，寒碜不寒碜？我要说我敢去，就凭我们哥儿俩，要斗铁善寺呀，说真的，没那能耐呀。但是浑水已经趟上了，还能想别的吗？那就到哪儿说哪儿吧。侯振远这么一想，对自己还有个原谅。

老头儿于成想，我招谁惹谁了？我一百零一岁不是小孩了，我管他镇八方镇七方呢，他爱镇哪儿镇哪儿，没镇到我们家门口去，我赌这气干吗？我这么一访这俩人不要紧，金银乱石岛的事情出来了，现在铁善寺的事情又接上了。如果说侯振远、童林要去铁善寺我去不去？去，人老不讲筋骨为

能，英雄出于年少，象童林这样三十多岁栽了跟头将来还找得回来。我一百零一岁，要栽了跟头什么时候去找呀？我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哪，自己争什么强，斗什么胜？“唉！”老头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侯振远听出来了，就说：“哥哥，您看，金银乱石岛的事情完了，没想到铁善寺这事情又出来了，看来，铁善寺这件事要比金银乱石岛大上百倍千倍万倍呀。依我说哥哥您这么大的年纪，一世成名净胳膊净腿，连个屁股墩儿都没叫人家推倒过哪，保全您的老名誉，回家得啦。我们哥俩陪着王爷从这儿奔铁善寺吧。”老侠于成一摆手：“侯振远，你这是什么话？事情出来了为什么让我走哇？我一顿半斤面你管不起我了？哈哈哈哈哈！哎呀，振远，咱们别来这一套啦，我认了！谁让我打家里出来了呢？干脆，哥哥我跟在你们哥俩后头，站脚助威，摇旗呐喊吧。我也算个帮忙的。好不好？”侯振远过来抢步行大礼：“哥哥，我谢谢您，我给您磕一个，您拿这老命保我们哥俩，我们连个头都不给您磕吗？”老侠于成伸手搀起来了：“算了，算了”。海川借这机会过来道：“哥哥，我给您磕头道谢。”海川磕了两个头，于爷也给搀起来了。王爷过来道谢：“于老侠呀，谢谢您！铁善寺的事情完了，还得请您到八卦山呢。”“王爷，刚才不是跟您提了么，捉不住韩宝、吴志广，草民我决不回家！”小莲花于秀一听，心说，得！不让你出来，你老人家非出来，到现在出了这么大漏子，我又怎么敢过去说让老爷子回家呢，那还不骂我呀。他心里干着急。西方侠也说得好：“两位贤弟，不用说有王爷的金身大驾，就是你们哥俩的面子，我也绝不含糊，赴会，哥哥一定去。可是有一样儿，兄弟，都谁去呀？”老侠侯振远一听道：“老哥哥，赴会也就是咱们哥儿仨去呀，

别人怎么能劳动呢？”老侠于成摇了摇头：“这倒好啊，除去你、我、海川，没别人啦？”侯振远一听老侠于成话里头有话，就问道：“哥哥，小弟一时的愚暗不明，老人家一定有成熟的主意，侯某不才，请您相告。”于爷一摆手，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呀！铁善寺两个和尚设摆重阳会，他们请了那么多的人，这分明是要跟海川争夺门户哇。海川要兴一家武术，如果一旦之间输给人家了。这家武术就算夭折啦，这个门户就立不起来啦。如果就咱们弟兄三人，就显着人单势孤。我想是请点儿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力量啊。你们说对不对？”王爷一听：“老侠客爷，您远谋深虑呀，太对、太对啦！不能就咱们这么几位去。我们还是请点儿人吧。常言说得好，食酒千日不可一日不醉，用兵一世不可一日不备。还是防备点儿好。”老侠侯振远摇了摇头：“王爷，于老哥哥，我们三番两次重阳会的英雄，各路的豪杰，虽说都是知己的宾朋，但这一次重阳会再要劳动这些个好朋友，为咱们赴汤蹈火，唉！我心里头不落忍哪！”于爷说：“兄弟，你这话不对，你我的朋友都是行侠仗义的，讲的就是自己原无事，只为他人忙。何况是良友呢？这个不算什么。来吧！把文房四宝取过来，咱们开个单子。”老侠侯振远答应了，然后把纸张铺好，蘸好了笔。于老侠在旁边儿问海川：“海川，你说吧，你的朋友是哪几位？哈哈，从你这儿来。”“老人家，我的朋友不算您，就是我这两位哥哥，别的我没有朋友哇。”“贤弟，你这是开玩笑哇，怎么着也得有几位好宾朋啊。”“唉！老哥哥，我倒想起两位来。就是扬州钞关街龙泉寺我的师兄、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再有就是就近的，玉顶九龙观的观主司马老哥哥、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哎！振远，写上写上，还

有谁，往下说吧。”老侠侯振远一边儿写着，一边儿也想起两位来，象望潭庄的二老，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还有两位，一位是镇江瓜州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另一位是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海川又想起一位来，说道：“还有于老哥的徒弟，我那位老哥哥、展翅金鹏铁掌李源。”“嗯！写上、写上。”再有什么镇远镖局、镇海镖局、远东镖局、永发镖局，汉口利胜镖局等，凡是请得到的吧，由头至尾，把两次杭州擂的朋友完全都写下了。然后大家伙儿把它分一分，分成南北两条道儿，又让伙计出去到街上刻字铺，把戳子刻来。裁好了纸，往上一打印，一填字，约定九月九日以前在云南孤儿山下黔南客棧王家老店见。然后派人把白亮、王三虎他们叫进来了，把意思一说，这俩人是义不容辞。给他们准备好了路费，让他们分两道走。老侠侯振远嘱咐说：“道理先跟人家说清了，有时间就来，没时间您千万不要勉强。”说好了以后打发他们两个人走了。

大家伙儿说着话儿，时间不大，帘子板叭嗒一响，李英、孙亮从外头进来了，从王爷起挨着磕头请安，给爷儿几个道了谢。于老侠让他们老二位坐下后问道：“孙亮啊，你们的事情怎么样啦？”“整个儿金银乱石岛已经派官兵进驻了，查封一切财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有的死尸尽皆掩埋，财产就算充公了。陆寅、陆丰两个贼人承蒙您老人家把他们拿住以后，现在沅陵县大牢之内押着呢。已经有了口供了。衙门让我们俩人先回来，把破囚车以及官兵都带回来，然后从沅陵县起身，再派官兵，准备囚车，让我们哥俩解往云南，就销票无事了。多谢你们老爷儿几个帮忙啦。”于爷大笑着说：

“哈哈，好吧。你看，你们一回来，我们这儿有点事儿。”“老侠客爷，咱这儿有什么事啊？”于爷就把杨法本下书信，九月九重阳会的事情对孙亮他们说了。于爷接着又说：“这么办吧，到了云南以后，那儿就是你们俩人该管的地面啦，打听着我们到了铁善寺的事情怎么样了，希望你们到时候去一趟。我们也听听你们把二寇如何处理的。”孙亮说：“老侠客爷您放心吧，我们如果能赶得上，一定到铁善寺给你们去助威。”

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所有店饭帐全都还清了，而且多给了人家店里伙计一些小费。然后爷儿几个把小包袱收拾好，军刃带齐，从打这个地方起身，奔大道朝云南下来了。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这一天正往前走，正值云南大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已经黑下来了。于老侠可就说了：“看见没有？咱们错过了宿头。天又这么晚了，咱们得找地方住下了。”本来呢，这爷儿几个好贪个黑。为什么？人多呀，爷儿十八个呢。高的高，矮的矮，丑的丑，俊的俊，丑俊胖瘦不一，尤其傻小子于恒，更叫人瞧着吓得慌，所以走在大路上人家净瞧希罕了，这样还是晚傍晚晌走好。但是这一次错过宿头了，傻小子早就又渴又饿啦，直叨唠：“这老头子，也不想法儿找地方住店，喝点儿水，吃点儿饭。这老饿着，受得了吗？”爷儿几个再细瞧，眼前黑压压、雾沉沉，烟笼雾罩，好象是一个村庄。这么着，大家伙儿可就奔这村儿来了。

来到村口儿，有个石碑，上头有六个字：白马河甘家堡。“咱们进村儿吧。”于老侠一说，大家伙儿全奔里走。这个村子很整齐，南北两面儿是住户，铺户，正当中一条宽宽的街道。由于天色已晚，长街上路静人稀。一进村口路北有座庙，

这个地方离着这条街远一点儿，中间有块地，空地后头才是庙。庙的周围栽种着好些树，三座山门都关着看不清，实际上这是个火神庙。爷儿几个往前走，注意着有没有安宿客店，结果从东头过十字街往西，由西又往东来，没有店。街上又没什么人，只有在十字街口路北，好像是个大户人家。磨砖对缝的过街影壁，坐北朝南的大门上有下马石，门口两边儿有几棵龙爪槐树，门槐长得十分茂盛。再往东一点路北大栅栏门是车门、走马门，这家很讲究。爷儿几个一商量，既然没有店，干脆咱们就在这儿投宿吧。可是有一样儿，王爷说：“咱们这人可太多呀，三侠加二爷再加上我，这是老五位，再往下，八大门人九弟子，这就是十四位。再加上夏九龄、司马良，蛮子孔秀和叱海金牛猛英雄于恒，刚好是十八位啦。人家敢让咱们进去？”王爷这一提醒儿，于老侠也点了点头：“对了，胆儿小的，不敢让咱进去。二弟你过来，哥哥我有办法。”王爷心说，这老头儿，一辈子经历的事太多，什么都有办法。侯二爷过来了：“哥哥什么事儿啊？”你带着这些孩子们都藏在影壁后头，尤其咱们这位傻兄弟，你别让他说话。等人家本家出来了，要是人家不答应，就甭说了。人家本家只要一说：“成。”咱们立刻就搭茬儿，我们还有几位一块儿进去吧。他既然答应了，就不好意思再拦了。”侯二爷心说，这老头子，馊主意真多，这招儿挺好。结果二爷侯杰带着这些人全到影壁后头藏起来了。这儿就剩三侠加王爷，老四位往这儿一站，老侠侯振远上前去“叭叭叭”拍打门环。

时间不大，从门缝里头露出了灯亮儿，有人问：“谁呀？”“噢，您开开门吧。”门管儿一响，咣唧唧门分左右，有两个家人提着盏气死风的灯出来，一看这老爷儿四个，就问：“几

位叫门哪？”“啊，不错，我们叫门。”“有什么事儿吗？”“路过贵宝地，投店不着啦。打算在您这贵宅投宿，房饭钱不敢短少，明日一早儿就走。”“噢，您这儿候候啊。”说完了，家人把大门关好可就进去了。一会儿的工夫大门重新打开，老侠侯振远抬头往里这么一瞧，两个家人挑着灯笼，当中走出一个人，大家一看，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七八十岁啦，中等身材略微高一点儿，宽宽的肩膀儿，猿臂蜂腰，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练武的。凡是练武的，眼神，身板儿跟一般人总不一样。这位老者膀大腰细、面似银盆，蚕眉朗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颌下一部银髯苦满前胸，微然有点儿谢顶。身穿银灰绸子长衫儿，腰里煞着绒绳儿，白棉绸的裤子汗衫儿，脚底下寸底的福字履鞋。发挽银丝，颌垂玉线，这老头儿好精神！这位老人也上下打量这四位：老侠于成大高个儿奔儿头、坠子脸厚嘴唇、颌下一部白胡子半截儿黄，看得出来比自己年龄大得多。再看侯振远，形神萧洒，跟教书的老先生一个样，文墨气十足；但是，肋下佩剑，看得出来是位把式匠。再瞧海川，雄纠纠气昂昂往这儿一站，太阳鼓着，眼睛努着，浑身气派十足，好精神。再看王爷，天日之姿、龙凤之表。瞧得出来这四位很出奇。老头儿赶紧一抱拳：“是几位要投宿吗？”老侠侯振远躬身施礼：“不错，走在了您的贵宝地，投店不着啦，打算在您府上投宿，明日清晨就走，不敢过多打搅，房饭钱也不敢短少。”“哈哈哈哈，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吃顿饭算不了什么，请吧！”老侠于成一回头儿道：“本家儿可让进去了啊。”“好嘞！”希哩胡噜全出来了，本家老爷子这么一瞧，哎呀喝！，影壁后头还藏着十多位哪，也就是这样儿的本家主人，含糊一点儿的，不敢让进去呀。尤其这傻小子，

捂着肚子一瞪雌雄眼儿：“都进去，都进去！一个儿也少不了。”“哈哈，诸位呀，请吧。”这位老人让家人头前带路，自己把大门关好，一同往里走。

迎面的顶门影壁，上头有两个字：接福。影壁头里一个大荷花缸，载种的荷花都长着。往西是四扇屏风门，绿油漆洒金星儿，四个斗封“斋庄中正。”其中“庄中”两个字的门开着，“斋”和“正”字门关着。砖漫的院子，墙脚下栽种着奇花异草。一溜南房，前出一步廊，这可能是下人们住的。北房银灯招展，照如白昼，这是大客厅。两旁边儿有角门，有箭道，还有东西配房，再往后一排房一排房还有很多排房。大家伙儿来到前出一步的游廊，细虾米须的斑珠帘儿，家人把帘枕挑起，众人全往里走。等进了客厅，里面也十分大。明窗净几，完全都是花梨紫檀的硬木家具。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全是名人手笔，写的都是真草隶篆，画的都是水墨丹青。靠东面的书阁子，经史子集贴着黄标签儿，琳琅满目。还有里间屋。迎面是架几案，两旁有椅子，当中是八仙桌，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锦。

众人纷纷让座儿，伙计现往屋里头搬木凳儿。人家本家老头儿一指西方侠于成：“这位老英雄，看您的年纪，比老朽还年长得多呀，真是年高德重。请问，您怎么称呼？”老侠于成微然一笑，说道：“哈哈，老朋友，您要问，小老儿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表字洞海。”“噢？”这位老爷子往后一撒步：“您就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前辈吗？”“不敢当，正是小老儿的贱号。”“噢，您怎么称呼？”本家老头儿一指侯振远。“老员外爷，您要问在下，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姓侯名廷，表字振远。”“哈哈，哎

呀！贵昆仲压倒山东半边天，圣手昆仑镇东侠。当然啦，那位一定是二侠客、一轮明月落九州苍道白猿侯二侠客了。”二爷一想，怎么到我这儿就不问了呢？噢，我这儿有特征，就是我这锃明刷亮的大秃子，二爷一躬到地：“不敢当，不敢当，正是弟兄我。”“那么这位呢？”一指童林。海川一想，哥哥们都说了名姓儿了，我也得说，便躬身答道：“老前辈，您要问小子我，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好啊！新出世的朋友，两次杭州擂北高峰上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武林道又新添了一位了不起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啊！老人家小子贱名，何足挂齿，您夸奖了，”“啊哈哈，这位也是？”本家老头儿又一指王爷。“噢，老员外，您要问，在下家住在北京城，我是旗民，名字叫胤楨。”“哎呀！您是王爷！千岁，贵足莅临贱地，恕过草民未曾远迎，请千岁原谅。”老者跪地下磕头，王爷没法子，伸手相搀：“老员外，请起请起，本爵这一次微服来到南七省，不敢让官员知道，希望不要声张。”“哎呀。王爷呀，草民太高兴啦！”“那么您贵姓啊”？王爷和众位都问。“您要问在下，我乃南京金陵人氏，姓甘名雨字凤池。”“噢？！”老侠于洞海一抱拳：“原来是甘大侠！化地无形隐逸侠甘老英雄。”

甘雨甘凤池这个人在清初可是个不不起的人物，有名的大侠客呀！他的父亲名字叫甘辉，他的祖父名字叫甘英，就是明朝的甘国公。甘家父子保着明朝的末代皇帝逃往台湾省。后来由于施朗施侯爷献了台湾，嗣王朱克爽捧着玺绶就投降了大清朝。那个时候，甘国公甘英和甘辉父子二人双双殉国而死。这样儿，老家人甘禄就带着少爷、也就是甘雨甘凤池，乘坐海船渡海逃回了大陆，那个时候，甘雨才几岁，他回来

以后，投奔娘舅谢秋山，住在南京。一来二去长大了，谢秋山认识两位老画师，都是通玄的武术。师兄弟，一位住在绍兴府周家集，姓周名叫周洵，外号叫云龙九现。一位是安徽省六安县路家堡的，姓路名字叫路民瞻。谢秋山就把他们哥俩请到自己的府里，教甘雨甘凤池练艺。甘雨甘凤池打七岁跟二位老人家一边读书一边练艺，一晃儿练了十年。周路二位老前辈都因为有事回家了，十八岁的甘凤池自己想谋生；但是这也很难。因为能耐并不大，后来自己就保上单人镖了，怎么叫“单人镖”？南七北六十三省，那时候满清开国已经十几年了，到了顺治十年，可以说比较安静一些了。人们哪个省分都可以去，就雇一人给保镖，交了镖您给我钱我就回来。

有一次甘凤池走到湖北孝感县地界，把镖交了，自己一个人往回走。天快黑了，他从大山里头往外来。甘爷当时想着我得快点儿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就找不着住的地方了。突然间他发现前头有个老头儿，这个地方的山道实在太窄了，甘凤池打算过去，但很不容易，因为都是蜿蜒小路。这个老头儿在右肩头上扛着一个大筐。筐是用荆条编的，有大水缸那么大，一人多高，也粗实，里头满满当当这么一筐青草，都上了尖儿。说真的，这青草分量不小哪，也很费劲。老头儿慢慢、慢慢的走，甘凤池想过过不去，就在后头说话了：“这位老爷子啊。”老头儿慢慢的回过头来：“哎哟！年轻人。”甘凤池一看这老头儿，赤红红脸儿，大白胡子，年岁总得有七、八十了。“你有什么事儿啊？”“您看，天快晚了，您在哪儿住啊？”“噢，我呀，呵呵呵。”用右手往山下一指道：“出了山口儿就到家，所以不着急。”“哎呀，老人家，您是本地人，道